

南河头赋

□ 刘宗德

平湖南河头者，昔之鸣珂里也。遐迹名传，寓雅蕴秀。两街夹水，鸣榔渔舟。金声玉振，风雅歌讴。直笛横箫，鸟鸣啾啾。缥緲满架，传朴书楼^①；文气氤氲，稚川春秋^②。簪缨相继，金榜领头；诗书传承，广学博搜。翰墨淋漓，诗词唱酬；家声不坠，克绍箕裘。

岁在己亥，序属中秋，拟古南河头闪亮开街，四方瞩目。文旅融合，面貌变更。江南文脉，细耘深耕。展馆书院，灿烂文星；琵琶钹书，广受欢迎。群众演唱，街头歌声；琴棋书画，传宝取经。春风杨柳，秋爽菊馨。满地红飞，连天绿索。东湖辽阔，蓼屿苇汀。蜂恋蝶舞，曲径花明。岁过四载，又值中秋。恰逢双庆，万众旅游。新区隆重开张焉。以文

为魂，古今统筹，力争全胜，奋楫上游。河道疏浚，碧水悠悠。挺拔虬松，瘦梅风柳。石板街面，气氛静幽。雕梁画栋，平屋矮楼。历史建筑，修复如旧。恭仰雅范，追慕前修。古装美女，宋代风流；孟坚故里^③，宋韵独厚。平湖风情，琵琶声柔。瓜灯璀璨，精心雕琢。喜鹊鸣啾，管弦演奏。人头簇拥，四方辐辏。粉墙黛瓦，古朴柱楹。名企进驻，诚信经营。农村共富，物资充盈。市场茂盛，供销双赢。平湖风味，瓜果菇茭；琳琅满目，面饺糕饼。物阜民丰，歌瑟吹笙；争奇斗艳，龙啸凤鸣。古韵而又今声，宜乎邑人之赞赏。爱歌曰：

南河街区风光好，古今融通一望收。百里桑麻来旧梦，一趟重游解乡愁。

一江水

□ 周国华

去城里，阿小总是以船代步，尽管弯婆浜早就有石子路通往外面。

阿小划船出行，那也是没办法的事。他从小就瘸了一条腿，根本就骑不了车。只有坐上船，他才会感觉自己和正常人没啥两样。

阿小常说自己跟水有缘。没水，他就会觉得浑身没劲；没水，更不会有水儿。

水儿是阿小的养女。一个夏天的清晨，阿小从城里捡回了出生没几天就被遗弃的她。那年，阿小已年过四十。

阿小家穷，小时候营养不良，成年后个头也不见长多少，只是跟小学生差不多高。阿小收养水儿时，父母已经去世，哥嫂也没拦着。阿小腿不方便，力气又小，连担稻子都挑不起，谁家姑娘愿意嫁给他？养女防老，也好。

别看阿小话不多，手脚倒是蛮勤快的，靠卖些自家种的菜或捉来的鱼，居然把水儿养得白白嫩嫩的。水儿也争气，书读得好，农忙时还一有空就帮着阿小干些农活，烧烧饭菜。弯婆浜的人都夸她乖巧。

哥嫂代表阿小去了。一回来，哥就高兴地告诉阿小，阿小的亲家公是那边一个大老板，婚礼那天的场面，他这辈子见都没见过。阿小一听，笑眯了眼：“我早说嘛，我家姑娘命里注定会过上好日子！”水儿捎来两瓶酒，哥说，那是名酒。阿小尝了尝，说：“嗯，好吃，好吃来。”

水儿劝了阿小好多次，要他搬过去住，阿小不肯。于是水儿出钱，把家里那两间破瓦房翻建成漂亮的楼房。村里人投来的羡慕眼神，终于让阿小抬起了头。

水儿工作忙，每年只在春节回家一趟。又过了几年，阿小被查出得了肝癌，已到晚期。阿小自知熬不过这一关了，可坚决不肯告诉水儿，只是对哥说：“把我的骨灰撒在河里吧，这辈子，我只跟水亲，在地上倒住不习惯。”哥不忍心，但见阿小一副铁了心的样子，也只好无奈地点了头。

己亥仲秋初稿 癸卯仲秋重订

注释：

①传朴书楼：平湖葛氏家族自葛金娘起几代人所建藏书楼，藏有大量乡邦文献和稀世艺术珍品，后毁于日寇焚烧。

②稚川春秋：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葛嗣彤等利用葛氏宗祠，设立稚川学堂。民国十三年又创办稚川初中。三十余年间为平湖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。学堂最后被日寇焚毁。

③孟坚故里：赵孟坚（1199—1264）字子固，号彝斋，宋太祖第十一世孙。晚年隐居平湖广陈，在故国被灭的悲愤中终老并安葬于广陈。当地完整保留着他用过的雪花井，以资纪念。

水儿闻讯赶来时，阿小已经昏迷多时了。水儿的哭喊声唤醒了弥留之际的阿小，阿小出不了声，却咧开了嘴。

出殡那天，水儿把阿小的骨灰撒入河中后，捧着一瓶酒恸哭。水儿来得急，忘了带酒，好在家里还剩一瓶。伯父告诉她，阿小一直留着这瓶，说啥也不肯喝掉。阿小说每天看看这瓶酒，心里就踏实。

阿小说过，水儿住的城市和弯婆浜连着一处长江，水儿忙，要是跑不开身，清明节在江边祭一祭他就是了。水儿那边在上游，长江水流向东的时候，会从这里路过，她倒的酒，阿小喝得到。

水儿眼含热泪拧开瓶盖：“阿爸，您为我想了那么多，可这辈子，啥时候为自己想过呀……”

透明的酒水与河水融为一体，伴随着阵阵呜咽声，缓缓向东流去。



幽谷鸣泉 姚美娟作

金秋的红火

□ 殷建中

金秋十月，乡村里满是丰收的喜悦。

女儿中秋国庆相连的长假回来，我们难得一起坐下来谈谈话，我更是绘声绘色地对女儿说起老家乡村日新月异的新变化。

乡村又有大变化了，村子前面新建了一所小学，如童话里的城堡般漂亮；青少年棒球训练场就在里面，中国少年棒球赛正热火朝天地开展；村后隔河相望的都家浜，曾经杂乱无章，现在是小桥流水绿树成荫的美丽花园；大片大片的水稻正黄绿相间铺展开来，空气里弥漫着沁人心脾的稻香；金秋的阳光一路普照过来，明朗而纯净。

女儿很是神往，稍稍休息了一会儿，就要急急赶往乡下去。

早在屋前场地上盼我们回家的母亲，已准备了一桌的菜，最醒目的是母亲给我们炒的一盘青红椒腊肉。

青红椒是地里种的，灯笼型的有点甜，腊肉是去年冬天母亲腊的，放在冰箱里，等我们到现在。

受隔壁湘家妹子的影响，母亲烧菜也喜欢放点辣。

江南特有的灯笼辣椒切成丁，腊肉也切成丁，红绿相间，颜值很高，再加上有点辣鲜，很起胃口。

吃饭的间隙，我抬头看见墙上挂着的一串红辣椒有点褪色了。这串红辣椒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母亲挂上的，在屋檐下很惹眼，我当时还赞赏了母亲的审美，母亲说就是期望大家的生活都和和美美、红红火火。

“妈，你挂的那串红辣椒怎么褪色了呢。红色都褪去了，那生活还会红红火火吗？”我故意问。

母亲笑了，核桃样的脸上皱纹更深了，每一道

皱纹都满是生活的阅历与智慧。

“你这傻孩子，生活哪里能凭一串红辣椒就会红红火火的。小时候我们不是也挂红辣椒嘛，可这日子过得怎么样，有时候连薄粥都喝不上，你还吃不饱哭鼻子呢。这几年我们不挂红辣椒，其实是这尖头辣椒太辣，你们不喜欢，我没有种，虽然挂不了堂屋里，但我们的日子不是过得越来越好了！我们的日子红红火火，主要是你们工作都认真、肯吃苦。去年我是看隔壁租房房子的那个湘西人挂的红辣椒好看，才又种了几棵尖辣椒，一到九月，就红红地挂在株上，忒好看，又收了这么多，才挂了。”

母亲停顿了一下，仿佛回忆刚挂上红辣椒时的情形。那串红辣椒，用一根红线串着红辣椒的柄，每一层有五个红辣椒尖，向四周发散着，仿佛过年的烟火，又像盛开的红杜鹃。

表面的鲜红，经过冬春以后，挂着的红辣椒褪去红色，就是枯黄的底色了。

母亲回忆好了红辣椒的曾经辉煌，站起身，走到枯黄的红辣椒那里，把挂着的红辣椒取了下来。回头看我，说：“辣椒虽然不红了，可还是很辣的，有些菜里放一点，还是可以提鲜的。我把它收起来放到厨房里去。”

我点点头，这才是红辣椒的本色。挂在屋檐下的红辣椒，风吹日晒多少时日，还不时溅上雨丝，经历了最可怕的潮湿霉变的侵袭，可红辣椒都挺过来了。红色虽然褪去，可辣的本质依然不变，这不正是像母亲那样的乡村人依然淳朴本真如故，这也是我们渴望回到乡村的源头。

我们一直想逃离喧闹的城市，享受那一刻乡村

舒缓的节奏，开阔的视野，看一看田地里辣椒茄子黄瓜刀豆尽情挥洒自己生机勃勃的活力，也许这就是都市人渴望的闲适自在吧。

起身向外面望去，田里的禾苗绿得有声有色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吃好饭，顺便到菜地里看看。母亲说，现在都是美丽乡村了，自留地也要拾掇得美一点。一小块一小块隔开的菜地，紫茄长长地垂挂着，身材真好；灯笼甜椒硕大沁绿，赏心悦目；番茄总是一大串一大串地簇拥一起，像顽皮的孩子对着你笑；尖椒细长细长的，害羞地躲在一旁，害怕一不小心又要惹得爱甜食江南人流涕流泪了。

可喜的是，尖椒虽细，但长得多，很多变红了。红色的尖椒皮光亮，很鲜艳，让人不自觉地怜爱，女儿不自觉地采了一个红辣椒在手里仔细端详，爱不释手。

“妈，今年还串不串红辣椒？”我看着女儿手里的红辣椒问道。

“要串的，我这不就要采下这些红辣椒，晒晒干，年底时串起来。过年嘛，喜庆的红颜色多挂着总是好的。”母亲笑着说。女儿听了，又开始搜寻红辣椒，拽下一串仔细地端详起来。

是应该多多把这喜庆的红颜色挂起来。每个年里，我们都祈祷生活红红火火，祝福我们大家的日子红红火火。一串红辣椒就是一串美好的祝福。

母亲低头开始一个个地摘红辣椒。红辣椒温顺地卧在母亲的手心里，仿佛一个个红红火火的日子握在了母亲的手心里。

十月的美，不仅有养眼的绿，更有万绿丛中的红火。

秋天的小树林

□ 张会会

送走了最后一个孩子，往回走正好路过这一片秋天的小树林。从早上一直到晚上，脑袋里的嘈杂，终于可以暂时地放下了。

夕阳西下，霞光满天时小树林仿佛是一幅五彩斑斓的图画。

银杏悄悄换上了艳丽的黄袍，在落日的点点金光里挥洒璀璨。晚风拂过，落叶缤纷，它们急急地打几个卷，或是慢慢悠悠地“扑棱扑棱”地唱着歌，这场景多么有趣。就像孩子们有不同的天性，如果没有足够的爱与包容，又怎能看见落叶不同姿态的美？每一个所谓偏差行为的背后都是对爱的渴求。那些小小的有着坑洞或是缺口的叶子，真的可以去填补吗？用什么去填补？也许并不需要填补，只需要一份看见，只是看见。在这纷扰的世间，你看见了谁？谁又真正看见了你？起风了，满树的叶子翻飞，在等待一阵风吹过的间隙，目睹一片叶子悄然落下，奔赴下一场山海，倔强，认真。

复羽叶栎上挂满了一大串一大串菱形的浅黄色灯笼。中间空，鼓鼓囊囊的样子，所有的小灯笼都向上生长，向着明朗的天空。

水泥道旁的橘树已经结满了青的、黄的果实。有时它们头挨着头说悄悄话，细碎地低语；有时它们独自晾在枝头，凝望着午后波光粼粼的东湖水；有时又轻轻摇晃，在这清凉的秋风里荡起秋千。总有些果子成熟得慢一点，那就耐心地等一等吧。总有些果子夹杂着酸涩，那就多一点接纳吧。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成长，所有的相逢都是为了看见爱。或许，在你们的身上我可以找回曾经丢失的东西。

墨池边的三棵松树树干粗糙，苍劲有力，叶子却又细又长，像一根根细细的绣花针，绣着这片深秋的绚丽，一半深绿一半暗黄。点缀在枝头的几枚松果随风摇荡，仿佛铃铛，又似小小的鸟巢。每当清晨，在松树下路过，总会听到几声清脆的鸟鸣，时而婉转高亢，时而啾啾呢喃。每一只歌唱的鸟都是幸运的，而你心里的歌声，那么远，那么轻，谁又能听见呢？

角落里的几株桂花树开了。这一株，那一株上都亮起了金黄色的小星星，那是一双双偷窥的小眼睛瞅着你，让你抖落满怀的心事，那些细小的陈旧的所谓的小秘密也一起被剖开，在这落日的余晖里风干。一朵两朵，一瓣两瓣，那么小巧玲珑的花，甚至有些单薄，却又藏着满腹的浓情。从这里一直飘到那里，从那里一直晕染到亮堂堂的小窗子里。一簇又一簇，一堆又一堆，还来不及看清它的模样，还来不及扯来一块好看些的花布，它就这样毫无牵挂地飘落了。飘落，一如从前雨后挂上枝头的轻巧。有些东西真的很美，值得被温柔对待。

花香四溢里，校园里的灯一盏盏又一盏地点亮了。秋天的小树林里静悄悄……

碎银有几两

□ 倪琦根

认识国良君，是在4年前南河头一期开街那会儿。见他静静地，坐在“老平湖”门旁的“平湖特产”店铺里，正埋头看书。出于好奇，我便主动与他搭讪，算是初交。

因我南河头的办公室，就在特产店边上，后来每路过他的店铺，他总是主动与我打招呼。话虽不多，但给人的印象：他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一副沉稳做事的样子。

这次以莫氏庄园为核心，南河头的三四期部分地块开街。在审查莫氏庄园东隔壁“平湖土特产”商店装修方案时，竟发现二层的百来个平方米，店主竟做了个银子收藏馆。这一下就引起了我的好奇！一了解，原来是国良君在做——“碎银几两的展示馆”。“国良君的碎银到底有几两”？我带着这一疑问，找国良君作了一次深聊。

国良君，从事收藏已三十多年。从烟壳开始，见什么喜欢什么。这似乎是爱好收藏的朋友们所经历的必由之路，也可以说是收藏的初级阶段。自1996年，他结缘了远在温岭的小雪，爱的魔力让他常去温岭。时间一久，竟让他改变了收藏方向。原来地处山海的温岭人，家里或多或少藏有各式银子，有装饰用的发髻、手镯，也有银碗、银筷等生活用品，还有各式银子装饰摆件……这让痴迷收藏的国良君——“一往情深”，一发而不可收。这一年既是国良君的爱情收获之年，也是他收藏迈入银子行业的转折之年。

搞收藏的人往往是执着而吝啬的，国良君也概不例外。

快30年的银子收藏，其中的艰苦和辛酸自不可言喻，但也有不少的意外和喜悦。每当国良君侃侃而谈其收藏经历时，从他眉飞色舞、专注认真的状态中，我便略知一二。

一路走来，如今国良君手头的银子藏品已不下千件。这不仅确立了他平湖、嘉兴乃至浙江银子收藏界的头部地位，而且在中国银子收藏界也有不小的知名度。这叫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，好多平湖搞收藏的圈内人，还真不知道呢。这当然也缘于国良君的低调和耐得住寂寞。

2000年，国良君携他的两件银子精品，参加了央视的鉴宝栏目。国内玉器鉴宝界的大家王敬之先生，看了国良君的宝贝，赞叹道：“你们浙江人聪明，你的东西是精品。”这让国良君更加自信了，便萌生了要让这些沉睡的宝贝，与观众见面的想法。他要办一个私人收藏展览馆，正儿八经地传播中国的银子文化，让更多人喜欢并爱上银子收藏。借助展馆这个平台，也可让他结识更多的同道之人，让平湖的民间收藏呈现更多的亮色。这次在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，开设“碎银几两银子收藏展览馆”，便是国良君水到渠成的事。

银子收藏展览馆，面积不大，展示的藏品也只有百来件，实属有限。但每一件藏品背后的故事和来之不易的经历，听来实在令我感动和感慨！为了这个私人展览馆，国良君不分昼夜，已忙碌了3个多月，从室内外的装潢，到展品设计陈列，还有藏品的筛选，铭文介绍的制作，事无巨细，都凝聚着国良君的财力物力和智力。全凭一己之力，像模像样做了个私人收藏展馆，单凭这一点，就足以让很多人敬佩。

最近一段时间，我怀着诚挚的心，前后去学习了三次，每次都颇有心得，每次都令我动容。